





陳漢恆和李子童，雖然在同一間學校就讀，但並不認識對方，他們一個曾經無心向學，是逃學當作平常事的「滋事分子」，並花了3年時間讀中一，另一個是自小品學兼優的好學生，但遇上突如其來的淋巴癌。性格、背景看似截然不同，而他們的共通點，就是二人均是本年度「正能量青年」選舉的得獎人，年齡輕輕已經歷人生轉變，他們聚首一堂，與記者分享他們故事。

漢恆今年已經18歲，暑假後會升上中五。曾花上3年才完成中一課程的他從來朋友不多，由嫻嫻湊湊大卻一直與嫻嫻溝通不多，所以朋友對漢恆十分重要。但因為與小學同學成績上差距甚大而分道揚鑣，升上中一後，他不習慣身邊失去熟悉的朋友，又不擅於交際，加上曾經因為體型問題被嘲，即使內心渴望有朋友陪伴，但他亦不想結交朋友。他在班上僅有的朋友，是同班的留班生，自言容易受人影響的他亦開始成為「逃學威龍」。

### 逃學沒什麼大不了

第一年的中一生涯，漢恆笑言是「惡夢」，「當我不上學，便多數留在家，或者到樓下公園坐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也真是挺無聊。我會陪人打機，亦染上壞習慣，喜歡飲酒、抽煙，覺得很有型。」他一邊笑，一邊皺起眉頭。當時每星期，他最少逃學一、兩日，即使回到學校亦只顧睡覺，對老師也採取不合作態度，功課當然不會交齊，「我嫻嫻很擔心，她完全想像不到我是這樣的人。她不停追問我原因，當時我覺得，逃學就逃學，沒什麼大不了！」

結果，留班是意料中事，亦沒覺得大不了，「完全不擔心，反正我年輕，就當是重頭來過，加上我未試過，只覺得挺特別。」對於家人的勸導，他亦「左耳入，右耳出」，「嫻嫻日夜嘮叨，當時覺得她很煩，不懂得珍惜，常與她爭吵。她愈叫我上學，我就偏偏不上，刻意對著幹，這方面我真是很後悔，我作為孫兒，實在不應如此對待她。」

第二次讀中一，漢恆在校內的朋友紛紛退學，與班上同學相處不來，他又再次經歷沒朋友的階段，「其實我覺得第二年中一生涯更沉悶，因為我的朋友都不在學校，又沒新朋友，只覺得上學是向家人交代，結果又忍不住再次逃學。我在茶餐廳找了份送外賣工作，家人不會給我太多零用錢，因為怕我會出去玩，所以我就自己賺錢，而且當時很多人罵我沒用，所以我想藉工作獲得成功感，又可以賺錢。」當年，他只有13歲，工作了10個月，每日的生活就是工作、睡覺，不斷重複，只會偶然在學校出現當「交差」。

### 再做學生再留班

到了下學期快要完結，他才開始擔心升班的事，當時的副校長的一番話，讓他開始思考自己的將來，「他說我再如此下去也不是辦法，反問我不讀書，可以有何作為。只覺得他很好，竟然有老師願意關心我，當時連家人也不理會我，覺得很絕望，我實在太不像話，又傷害了嫻嫻。」他說著，雙





眼漸通紅，更一度哽咽起來。這番話，亦讓他意識到，自己年紀尚輕，不用急於一時工作。他很快就辭去茶餐廳的工作，重拾學生身分，每日上學，但結果又要再次留班。

「第二次留班，本來同屆同學已經讀中三，他們會恥笑我。我會動怒，但也覺得羞愧，慢慢就習慣了。我是立定決心要改，但畢竟是第三次讀中一，我真是覺得很辛苦，有想過放棄不讀，因為不想再被笑，連麻麻也不敢與朋友分享我的情況。」那時，連班上的同學都很怕他，認為他是壞學生。旁人的目光為他帶來沉重壓力，完成上學期的課程後，他聽取註校社工的意見，報讀職業訓練局短期課程。於是，他遇上很多有類似經歷的同學，加上老師和社工的鼓勵，日漸建立起社交圈子，讓他找回自信。而漢恆一直視為偶像的大伯父亦提醒了他，在中學賺到的，除了成績，還有生活環境、朋友圈子，錯過了就無法尋回，終於驅使他重返學校。

### 3年終於可以升班

「決定重回中學，已經是下學期尾，其實起初真是很辛苦，很辛苦，沒想過可以捱過。家人本來放棄我，沒想過我會再讀書，老師在學校見到我也覺得驚訝，最後學校讓我試升班，可以『搵車邊』讀中二！」每日回校上課，努力溫書應考，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自己經過3年後，終於可以升班。升上中二後，他花了半年時間，重新適應學習環境，亦神奇地對開始對學習感興趣，成績日漸進步，伴隨而來的還有成功感。升班終於成了常態，而家人特別是麻麻都十分感動，麻麻更感動得抱住他。

他說這段經歷令自己對學習的態度起了「350度轉變」，最感激的除了家人外，還有學校的老師一直對他的勸導，給機會他改過。中文科老師更在他的功課上寫上「加油」二字，都點滴在心頭。他說將來希望成為護士，以正能量感染受苦中的病人。

- 完 -

